

# 论张景岳补阴方药特点

上海中医学院 茅 晓

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，不但善于扶阳，而且还善于补阴。在补阴方面，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治形理论，还在所拟新方和方药运用中推陈出新，别具一格。本文谨就此初探如下。

## 重肾命主用填精补血

阴者，阴液、阴精之谓，具体又有精、津、液、血、髓之别，皆为人体重要的生命物质。景岳阐发《灵枢·本神》“五脏主藏精者也，不可伤，伤则失守而阴虚，阴虚则无气，无气则死矣”<sup>〔1〕</sup>之说，强调指出“阴为阳之根”<sup>〔2〕</sup>，“阳以阴为基”<sup>〔2〕</sup>，而“人生于阳而根于阴，根本衰则人必病，根本败则人必危”<sup>〔3〕</sup>，其“所谓根本者，即真阴也”<sup>〔3〕</sup>，充分说明真阴具有决生死的重要意义。景岳熟悟经旨，深察人体“形质所在，无非血之用”<sup>〔3〕</sup>，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，非精血，生命活动难以正常进行。因此，他认识到，人之形体以阴言，又“实惟精血二字，足以尽之”<sup>〔3〕</sup>，真阴精血之盛衰与生命存亡休戚相关，所以景岳在治疗上大倡“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，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”<sup>〔3〕</sup>的重要治则。

在景岳自创的186张新方中，运用最多、最广的补阴药首推熟地、当归二药。新方补阵29方中，含熟地者22方、含当归者14方。除攻阵以外，其它方阵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二药。据统计，新方中运用熟地的方剂共有49，而运用当归的方剂则多至59；如按新方内服方剂161方计算，则二药分别占新方的30.43%和36.65%。熟地、当归二药，张氏为何如此广为运用呢？实因熟地一药，乃“精血形质中第一品纯厚之药”<sup>〔3〕</sup>，具有“大补血衰，滋培肾水，填骨髓，益真阴”<sup>〔3〕</sup>的功效。在《本

草正》中，景岳详细记述此药的功效和具体运用。认为“诸经之阴血虚者，非熟地不可”<sup>〔3〕</sup>，故创有左归饮、大营煎之属治真阴精血亏损；“阴虚而神散者，非熟地之守不足以聚之”<sup>〔3〕</sup>，则创左归丸、镇阴煎充其精血而使孤阳有归；“阴虚而火升者，非熟地之重不足以降之”<sup>〔3〕</sup>，则创一阴煎之类治水亏火胜之证；“阴虚而躁动者，非熟地之静不足以镇之”<sup>〔3〕</sup>，则又创加減一阴煎治躁烦热甚之证。同时，景岳又认为“阴虚而水邪泛滥者，舍熟地何以自制？”<sup>〔3〕</sup>故用理阴煎、金水六君煎等治阴虚水肿、痰饮；“阴虚而真气散失者，舍熟地何以归源？”<sup>〔3〕</sup>则有贞元饮补精血以使元海有根；“阴虚而精血俱损脂膏残薄者，舍熟地何以厚肠胃？”<sup>〔3〕</sup>又有五阴煎之治真阴亏损脾虚失血……景岳不但论述了熟地大补精血的显著功效，还强调熟地配伍他药后的独特之功。如大温中饮之用柴胡、麻黄，即“熟地兼散剂方能发汗”之谓，六味回阳饮之用附子、干姜，即“熟地兼温剂始能回阳”之意。此外，熟地如经制用则更有其妙，如“姜汁拌炒者”，可治“中寒兼呕”；“用砂仁制者”可治“胀满不行”；“用酒拌炒者”则可治“经络壅滞”。而当归一药又为“血中之圣药”<sup>〔3〕</sup>，景岳谓其“专能补血”，“又能行血”，具有“养营养血，补气生精，安五脏，强形体，益神志”的功效，故“凡有形虚损之病无所不宜”，而在具体配伍中，如“佐之以攻则通，故能祛痛、通便、利筋骨、治拘挛、瘫痪、燥涩等证”，“营虚而表不解者，佐以柴葛麻桂等剂大能散表；卫热而表不敛者，佐以六黄之类又能固表”。此外，“阴中阳虚者，当归能养血乃不可少，若血滞而为痢者正所当用，……妇人经期血滞，临产催生及产后儿枕作痛，俱当以此为君，小儿痘

疹惊痢凡属营虚者必不可少”。因熟地主精、当归主血，故张氏尤有心得地将二药取效于临床，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二药相伍、精血同补，共培真阴之基。如贞元饮即当归、熟地二药另加炙甘草而成。在补阵新方29方中，以此方为基础的有12方，占41.4%，其它方阵中含有熟地、当归伍用的方剂也不少。

景岳还十分喜用杞子、山萸肉、淮山药等药，因为这些药物具有补精、添精作用。如杞子“味重而纯”，“能补阴”<sup>(3)</sup>，具有“明耳目，壮神魂，添精固髓，健骨强筋”的功效，“用之以助熟地为最妙”，新方补阵对此药的选用仅次于熟地、当归；山萸肉“固阴补精暖腰膝”<sup>(3)</sup>，并有“益髓兴阳”之功，“涩精固肾”的淮山药，常被用于配伍熟地、萸肉而补肾水，张氏将这些补精要品布阵于左、右归丸、饮及大补元煎等重要方剂中。此外，景岳认为鹿角胶“大补虚羸，益血气，填精髓，壮筋骨，长肌肉，善助阴中之阳，最为补阴要药”<sup>(3)</sup>；菟丝子“补髓添精”<sup>(3)</sup>，肉苁蓉“助相火补精兴阳”<sup>(3)</sup>，杜仲“补中强志，壮肾添精”<sup>(3)</sup>，皆为“阳中之阴”药而备受重视，其实这些性温柔润之品正具备填精养阳的特点。

景岳称“命门为精血之海”<sup>(3)</sup>，而“精血之司在命门”<sup>(3)</sup>，命门与肾又本同一气，故张氏补阴以填精补血为主，此正重在肾命矣。

### 顾阳气遣药甘温甘平

景岳有谓“甘能滋阴”<sup>(3)</sup>，而“阴性柔缓”，“岂苦劣难堪之物所能填补，矧严寒之性绝无生意，非惟不能补阴、抑且善败真火”<sup>(2)</sup>，真火者，即真阳之气也，最畏苦寒之克伐，因此反对丹溪以知母、黄柏泻火坚阴之法，而主张以纯甘壮水，柔润濡养之品温补真阴精血。

纵观新方补阵所有方剂，大多数偏于甘温、甘平补阴。如调治阴阳虚损的代表方左、右归丸、饮四方，组方概偏甘温。以具体用药言，根据张氏临证实践的体会，左归饮中除茯苓之外，其余如熟地、杞子、山萸肉、淮山药、炙甘草等大多是甘温之品；左归丸除了牛膝“甘

凉”，龟版“咸寒”，右归丸、饮除了附子，肉桂“辛甘大热”助阳，其余包括杜仲、菟丝子、鹿角胶等也大都具有甘温添精作用；补阵首方大补元煎“救本培元”，虽以人参为君，但“随阴药则入阴分”，其它药物几乎全系“甘温”补阴。此外治虚损之方，如三阴煎、五阴煎、大小营煎等大多也以甘温补阴药为主。

再对新方补阵具有补阴作用的药物进行大致分析，便可发现，十八味补阴血药中，偏于甘温的占一半之多(如熟地、当归、枸杞、山萸肉、五味子、何首乌、肉苁蓉、鹿角胶、菟丝子)，总选用频数68次。这些药物虽古今认识不完全一致，但至少都是甘平而偏温的。其它如甘平养阴的山药、枣仁、百合，总选用频数为14次。而甘寒、咸寒类养阴药如沙参、麦冬、玄参、龟版，总选用频数仅为7次。兹足以证明景岳补阴以甘温、甘平为主的特点。

即使以《古方八阵》为例，其补阵中共收方166(包括天王补心丹“医统方”)，也能从某一侧面反映张氏所喜方药的倾向，初步统计在20味补阴药中，甘温补阴药9味(熟地、当归、杞子、山萸肉、五味子、何首乌、阿胶、饴糖)，总选用频数203次；甘平补阴药(山药、枣仁、百合)3味，总选用频数48次；而甘寒、咸寒类补阴药8味(白芍、生地、玄参、麦冬、天冬、牛膝、龟版、石斛)，总选用频数135次，也可见甘温、甘平补阴药与甘寒、咸寒之补阴药在选用频数上存在显著差异。

由于甘温、甘平之品既可滋养阴液又不克伐阳气，故景岳用之以着重治疗精血形质虚损而无明显热象的病症。对治阴虚又兼热象明显者，张氏则又常以甘寒、甘凉为法，即《补略》所言，“阴虚者，宜补而兼清，门冬、芍药、生地之属是也”，“阴虚多热者，宜补以甘凉”<sup>(2)</sup>，可见张氏虽为顾护阳气而主以甘温甘平补阴，然而于甘寒、甘凉之药治亦并不偏废，前者重在补益精血，后者则旨在保津清热，二法相须为用矣。

此外，景岳在临证具体运用时，又根据病情之不同而治分纯补和兼补。景岳认为“若精

气大损、年力俱衰，真阴内乏，……即从纯补”<sup>(2)</sup>，因为人之“阴气本无有余，阴病惟皆不足”，而“真阴既虚则不宜再泄”。因此，新方补阵大多以纯补，而少用或不用渗利泄下之品。对于虚损证治，即使稍有火旺之症，仍当以纯补，如其所述：“命门阴分不足者，左归饮，左归丸”，而“阴虚有火者”亦“纯补其真阴”，甚至“阴虚多热者”又“惟喜纯甘壮水之剂补阴以配阳”，阴液得充，邪火自然而降。

关于兼补。新方补阵以纯补方为众，而其它方阵则以兼补方为广。兼补，是指补阴法与其它治法相兼配用。如补阴兼散，即补阴血之品与发散、解表药同用。如理阴煎（熟地、当归、干姜、甘草）伍用柴胡、麻黄；大温中饮治“阳虚伤寒”等。又如补阴兼泻，即补阴药与清热解毒、泻火攻下之品合用。如清流饮以生地、芍药、当归配黄芩、黄连治“阴虚挟热泻痢”；化阴煎以生、熟地佐知、柏、龙胆、车前，

治“水亏阴涸、阳火有余、小便癃闭、淋浊疼痛”等证。再如补阴兼通，即补阴与辛香理气同用。在“因阵”中，较多新方具有这种配伍规律。还有补阴兼涩，补阴与固涩同用。如寿脾煎、秘元煎等。补阴兼燥，补阴与燥湿同用，如金水六君煎等。

景岳曾谓：“其有脉气不足、形气不足者，则不可言发言攻，而当从乎补矣，但补有轻重，或宜兼补，或宜全补（即“纯补”），则在乎明而慧者之用之如法耳”<sup>(3)</sup>。可见张氏纯补，兼补之运用得法又完全取决于辨证的正确。

### 参 考 文 献

- (1) 北京中医学院：内经选读。117页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78。
- (2) 张介宾：类经图翼。444页，448页，445页，447页。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65。
- (3) 张介宾：景岳全书。193页，514页，45页，804页，918页，926页，943页，944页，962页，932页，911页，58页，314页，912页，131页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58。

## 治 疗 肝 硬 化 腹 水 2 例

湖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范 镇 海

**病例一：**廖某，女，33岁，教员。住院号：3228，1977年7月23日入院。

患者腹胀3月，诊为“肝硬化腹水”。证见：腹胀满，伴发热、午后甚，两胁胀痛、郁怒尤剧，纳呆口苦，渴喜冷饮，溲黄赤、大便结。体温38.3℃，腹壁静脉曲张，腹部伴有明显移动性浊音，下肢呈凹陷性水肿，苔黄腻，脉弦数。证属肝郁化热，横逆克脾、水湿不化，湿热蕴结，酿成水胀蛊毒。治宜疏肝清热，解毒利湿，拟化肝煎加减。处方：梔子、丹皮、香附、槟榔各10克，白芍12克，陈皮6克，泽泻15克，茵陈、田基黄、半边莲、半支莲、赤小豆各30克。

方中陈皮、香附、槟榔之辛以疏肝，白芍阴柔以和阳，柔肝止痛，助其散郁解热。再配清热解毒利湿药。连进9剂后，体温恢复正常，腹水略消，余症大减。后于上方加螻蛄3克。又服20剂后，腹水尽消，改投逍遥散加减，调理三月，康复出院。

**病例二：**李某，男，64岁，干部。1974年10月19日就诊。

患者于1973年3月某院诊为“肝硬化腹水”，屡治无效，谷丙转氨酶持续增高达525单位。诊见：面色萎黄，下肢浮肿，腹部膨隆而脐突、按之陷指，行动艰难，两胁隐痛喜按，眩晕乏力，口苦欲食，食入即胀，大便稀溏。舌淡苔白，脉弦细。此属肝郁脾虚，但因久病，肝血虚少，故其肝郁属血虚气用无权所致，拟《千金》鲤鱼汤加陈皮。处方：炒白术、当归身各12克，白茯苓15克，白芍20克，生姜10克，陈皮5克，鲜鲤鱼一尾（约2斤重，去鳞肠，加水煮，煮熟取汤，用以煎药），空腹服。

服上方六剂后，腹水悉退。乃改用归芍异功散加减，调治三个月后，谷丙转氨酶亦降至正常。一年后随访未见复发。

本方取鲤鱼行水消肿，苓、术健脾行水。且鲤鱼血肉有情，与归、芍相伍，酸甘化阴，补养肝血而柔肝体，使肝用条达，故其郁自散，加陈皮，合生姜辛散入阳以和阴，既能理郁，又具利水之功。如此配合，行水而不伤阴，故能取效。